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關鍵

卷上

四錄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舉人臣馮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古文關鍵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古文關鍵二卷宋呂祖謙編取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蘇洵蘇軾張耒之文凡六十餘篇各標舉其命意布局之處示學者以門徑故謂之關鍵卷首冠以總論看文作文之法考宋史藝文志載是書作十二卷

今卷首所載看諸家文法凡王安石蘇轍李
鴻泰觀晁補之諸人俱在論列而其文無一
篇錄入似此本非其全書然書錄解題所載
亦祇二卷與今本卷數相合所稱韓柳歐蘇
曾諸家亦與今本家數相合知全書實止於
此宋志荒謬誤增一十字也此本為明嘉靖
中所刊前有鄭鳳翔序又別一本所刻旁有
鉤抹之處而評論則同考陳振孫謂其標抹

注釋以教初學則原本實有標抹此本益利
板之時不知宋人讀書於要處多以筆抹不
似今人之圈點以為無用而刪之矣葉盛水
東日記曰宋儒批選文章前有呂東萊次則
樓迂齋周應龍又其次則謝叠山也朱子嘗
以拘於腔子議東萊矣要之批選議論不為
無益亦講學之一端耳云云然祖謙此書實
為論文而作不闢講學盛之所云乃文章正

宗之評非此書之評也乾隆四十二年五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古文闡鍵目錄

總集類

卷上

韓文

獲麟解

師說

諫臣論

原道

原人

辨誖

雜說

重答張籍書

與孟簡尚書書

答陳生書

答陳商書

送王舍秀才序

送文暢序

柳文

晉文問守原議

桐葉封弟辨

封建論

種樹郭橐駘傳

梓人傳

捕蛇者說

與韓愈書論史事

送薛存義序

歐文

朋黨論

縱囚論

為君難論下

本論上

本論下

春秋論

春秋論中

泰誓論

上范司諫書

送無黨南歸序

送王陶序

卷下

老蘇文

春秋論

管仲論

高祖論

審勢

上富丞相書

上田樞密書

東坡文

荀卿論

子思論

韓非論

孫武論

晁錯論

孔子墮三都

志林

秦始皇扶蘇

志林

范增志林

厲法禁

倡勇敢

錢塘勤上人詩集敘

六一居士集敘

潮州韓文公廟碑

王仲儀真贊敘

頽濱文

三國論

君術

南豐文

唐論

救災議

戰國策目錄序

送趙宏序

究丘文

景帝論

用大論

古文關鍵總論

看文字法

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遍攷古人用意下句處蘇文當用其意若用其文恐易厭益近世多讀

第一看大槩主張

第二看文勢規模

第三看綱目關鍵

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如何是一篇鋪敘次第如何是抑揚開合處

一第四看警策句法

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處如何是起頭換頭佳處如何是繳結有力處如何是融化屈折剪截有力如何是實體貼題目處

看韓文法

簡古一本於經

學韓文簡古不可不學他法度徒簡古而乏法度
則朴而不華

看柳文法

關鍵 出於國語

當學他好處 當戒他雄辨

議論文字亦反覆

看歐文法

平淡 祖述韓子 議論文字最反覆

學歐平淡不可不學他淵源徒平淡而無淵源則枯而不振

看蘇文法

波瀾 出於戰國策史記 亦得闢鍵法
當戒他不純處

看諸家文法

曾文 專學歐比歐文露筋骨

子由文 太拘執

王文

純潔

學王不成遂無氣焰

李文

太煩

亦龐

秦文

知常而不知變

張文

知變而不知常

晁文

龐率自秦而下三人皆學蘇者

以上評韓柳歐蘇等文字說齋先生唐仲友亦

常以此說誨人

論作文法

文字一篇之中須有數行齊整處須有數行不齊
整處或緩或急或顯或晦緩急顯晦相間使人不知其為緩急顯晦常使經緯相通有一脉過接乎其間也蓋有形者綱目無形者血脉也

筆健而不龐 意深而不晦 句新而不怪

語新而不狂 常中有變 正中有奇

題常則意新 意常則語新 結前生後

曲折斡旋 轉換有力 反覆操縱

有用文字議論文字 為文之妙在叙事狀情

辭源浩渺不失之冗 意思新轉處多則不緩

上下 離合 聚散 前後 遲速 左右

遠近 彼我 一二 次第 本末 明白

整齊 緊切 的當 流轉 豐潤 精妙

端潔 清新 簡肅 清快 雅健 立意

簡短 閑大 雄壯 清勁 華麗 繽密

典雅

以上格製詳具于下卷篇中

論文字病

深晦怪冗弱澀虛直疎

碎緩暗

塵俗熟爛輕易排事

說不透意未盡泛而不切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闡鍵卷上

宋呂祖謙撰

韓文

獲麟解

字少意多文字立節所以甚佳其抑揚開合
只主祥字反覆作五段

麟起得好

先立此一句

承上得好

之為靈

此鬼昭

昭處

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

之書雖婦人女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

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

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

造語健
文大抵兩句短頃向長者承

蘇文樂論學此
意高進一步

下句
半鬚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

狼麋鹿惟

序則意盡

也不可知不可知

說不祥

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

必知麟

一本有

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

意高進一步
百人竿頭進一步

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

亦宜

師說

此篇最是結得段段有力中間三段自有三
意說起然大槩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

古之學者必有師

大意說兩句

處廟上是第二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人不可無師

關鎖好

人不可無師

人不可無師

人不可無師

人不可無師

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處廟上是第二

承接緊有精神

平說

無此說不精神

水接得好處

結句處

綱目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

承接緊有精神

平說

無此說不精神

水接得好處

結句處

綱目

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

承接緊有精神

平說

無此說不精神

水接得好處

結句處

綱目

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

承接緊有精神

平說

無此說不精神

水接得好處

結句處

綱目

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

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

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

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

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

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

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

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

盡
說性重處

闡

轉換好

說

前聖人

且後師

此高

等說

前人非生

而知之之處

說

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間之
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
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
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結此段意
生忠思說此二句作
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轉換起得佳立此一柱
弘師襄老聃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
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說得最好又應前吾師道處
結有力師不必賢於弟子聞
道有先後業術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
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

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諫臣論

意勝反題格

此篇是箴規攻擊體是反題難文字之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
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
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
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

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

雖謂他好自閑佳地一端在此

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

有力

乎哉時如此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

陽城不出時如此

陽城既出

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

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

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

卦分兩段此幾句亦自應前面

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實一

此一句最有力以四夫

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

為諫常天下所望如何

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
若越人網目寓于此視秦人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
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
不知可不諫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
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
其言乎哉一段闡銷大抵難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
者也陽子將為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意收于貧若

此又換此轉生意
抱關擊柝者可也

舉小形大

益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

不敢曠其職

都避不得
必

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

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不可逃避

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

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

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

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

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

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

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

段從重起說

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

說陽子職在此而非宰相之職

枝葉相生

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嚴

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

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

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

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

生解

解

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難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

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新一段之慮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

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最切當之尤者天授人以賢聖才能

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

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

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者一場意結解此句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

以見殺於齊也吾子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引前說後此意尤切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

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從前難到此已極了末後須用故他一着益陽子在當時畢竟是箇賢者大抵文字須當抑揚若作漢唐君臣文字先須取他長處後說他短處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

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老子病源小仁義非
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
彼以煦煦萬物之靈為仁子子為義其萬物之靈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
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
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
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
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宋齊

異端之行有所自
向長短有法

度

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

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

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

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

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

人從黑端之病源也

此處說於從黑端

接有分

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

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

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

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
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警策之家一而食粟
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
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
一句生文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聖人治天下有條理為之君為之師驅其
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
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
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

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
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
欺文好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兵
甲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
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
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二段相應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
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說佛老不可行之意出令者也
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

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又說佛老所以不可行之意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健亦幸而出於意外意三關鍵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

之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

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
之上幾何而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
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
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
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
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

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

關鎖益一篇之意

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極也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

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具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辨諱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

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蔴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古云周之意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此引事一段盡是二

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

不諱嫌名

父名指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
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
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
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車轍之徹為某字也
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
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此周孔曾參之名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

揚此

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其何所法守句已

承上段有力抑彼

可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雜說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茫窮

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

實句

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
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

抑

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

若無而又有

若絕而又生

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
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食馬者

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耶

重答張籍書

此篇節奏嚴潔鋪叙明白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

練語此句便有遺下得好

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浚其源道其所

重說

即重明輯

語解

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

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

既深其文辭下得好

轉換

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

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

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

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謗謗若遂成其書則

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

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
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
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
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
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于中土也蓋六
百有餘年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
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大勢
鋪設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

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

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

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

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今吾之得

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

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

其誰哉其行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

其何遽感感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

具誰之處此熟化好

言者書之意

意不虛而接

結中含熟言某意

蘇大田丞相書亦同

一篇總古策

使孟子舍我

承

應有力

結有力

此是餘意

氣若好已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

勝也已之道乃夫子

孟子以道自任

軒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

下得切處

無所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

使事牽引以無為有因被借此才使

終

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

旁影甚佳

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

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

用事中間都

云乎善戲謔

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豈害於道哉

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

來愈再拜

與孟簡尚書書

此一篇須看大開合

愈白蒙惠書云有人傳愈近以奉釋氏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所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且胷中無滯礙自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

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

自此是作文
解上意

承上

警策立而句

兩句無有此句上兩句新

業具在方冊可効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

解上意

語體

兩句無有此句上兩句新

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

解上意

語體

兩句無有此句上兩句新

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

解上意

語體

兩句無有此句上兩句新

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

解上意

語體

兩句無有此句上兩句新

與人為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

解上意

語體

兩句無有此句上兩句新

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

解上意

語體

兩句無有此句上兩句新

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

解上意

語體

兩句無有此句上兩句新

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

辟諸

北

也

非可誣也

又肯令其鬼行胷臆

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

關

鋪上兩

意

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

平鋪而意

愈不助

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

孟子云

今天下不之

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

聖賢之道不明

則

三綱

淪而九法

數禮樂崩而夷狄橫幾

何其不為禽

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

揚子雲曰古

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

欲反難孟子

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

見楊墨害秦

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

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

見楊墨害秦

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

不得不重說

輕說過

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

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

好說楊墨如此害道
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

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

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具言

其中乃意與辭不與
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

不得下得

此生一段難

孟子然

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

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

難千百米字口作兩三句救起最遠口第處此一句破

矣故愈常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

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

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

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字最下得好此下却見韓愈

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

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

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詔社有氣骨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藉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答陳生書

師錫

中間四段鋪叙齊整極好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

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

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

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

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

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

下誦其所聞益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已以

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

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然為衆人所謂順乎在天

應後

說出陳生本意

立間架

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已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大抵作文
三段長承主意多在末一段不夸於外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文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甘旨以其外物供養之道者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總結一段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

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
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間誠將
學於太學愈獨守是說而俟見知焉

答陳商書

設譬格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
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
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

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呴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利祿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送王舍秀才序

有感慨不足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所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操瓢與草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即彼形此隱然有不足於醉鄉之意每若不可及且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麌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為

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朝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是行故與之飲酒

送浮屠師文暢序

體格好就他身上說極好處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

頭兩段起語新文便見意

格上

作兩段說來

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
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

進之吾取以爲法焉

鎮前二段有力

上段

文暢喜爲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

便以古人之言引證大段有力

上段

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

在位

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褒得所叙詩累百餘

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

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

此見昌黎本意處

起好

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

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

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大抵古人許予不肯直說又見得文暢是浮屠也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

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

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

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

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

應後先誠至不好事然後形容聖人好處

結好

說起善惡相形

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

氣平堯以是傳之舜

此說聖人之道本原見陽者有光德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

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

見得浮屠無根據此句結簡有力

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

最警策處

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

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

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

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

此二句說浮屠

此段結得如式的

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
此二句見得昌黎本意兩句說儒者連下五個也字如破竹一段工夫極大

柳文

晉文公問守原議

看回互轉換貫珠相似辭簡意多大抵文字
使事須下有力言語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界趙衰余
先說事因接有力分開鋪叙見得出處

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
接有力分開鋪叙見得出處

宜謀及縵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

竟已苟奇人

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

寺人下句不合掌所謂異株不信下字好

承上說四關

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

當其時

此一句生下句先理可亦應脚相大抵如冒珠前微說不謀於卿相到此說殊外

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

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

與縵近相應

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

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

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

文勢

別事證

下字

好處

文字好處

好處

意到語壯

意到語壯

溫好說好

好說好

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策也誠畏

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

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

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蓋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

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外事結切

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桐葉封弟辯

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須

留好意思在後令人讀一段好一段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

此一段只是叙事

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

唐吾意

雜說開二段說

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

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

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

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

自設有不幸至何若難得

王以桐

倒戲大抵作文字頃難得

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

設未得其當雖千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

此幾句却是正理

破得好

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

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

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

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

臣者耶是直小丈夫鞅鞅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

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結束委蛇曲折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又設一難在

此

封建論

此是鋪叙間架法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起伏之來則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

物皆生草木榛櫟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
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
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
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
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
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
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
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一

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

結一段意

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

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

子而至於里胥封建本意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

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也遠矣及周而

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而為朝覲會同離而

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
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
定曾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平王室東遷而自列為諸侯
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
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
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尾大
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
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

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
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内此其所以
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
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
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于上天
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守之制失也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
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

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荊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_鄭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治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騎盈蹟貨事戎大凡

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

土子人者百不有其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開節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

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守不得正其制守宰

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

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

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

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遣之勒兵而夷之耳大

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

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

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

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其令亂其人戚之

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

行明遣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

上四人下三司結附用

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四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

漢問
策

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

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

或者
再如

又曰夏商周漢封建

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

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

今矯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
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

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之歸殷者

用事好

但理不如

此

三千焉資以默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

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

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

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

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蓄於我也然而

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人者也使賢

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

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畝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種樹郭橐駒傳

郭橐駒不知始何名病瘦隆然伏行有類橐駒者故鄉人號之橐駒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

罪封建

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駢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橐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應在後且碩茂叢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微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驼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

木之天以致

一篇筋骨

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

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

時也若子其置也

下得好

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

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

轉換

應前

非有能蚤而蕃之也

段反

他植者則不然

根拳而土易其培

應前

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

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其膚

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

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憊之故不我若也

吾又何能為矣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

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

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

回互

他植者一段

他植者一段

爾耕勗爾植督爾獲蚤織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
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輒飧饔以勞
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
是則與吾業者一可收歸具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
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抑揚好一節應一節嚴序事實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門願脩隙宇而處

叔嘗事

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磬斲之器問其能曰吾

下得好

下得好

揚

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

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

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

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

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

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執引右執杖而

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

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

刀者削而右顧而指曰親見最狀物之妙

而退之亦莫敢愠言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

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

某日某建則某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

駭然後知其相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

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
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具智者歟是

足為佐天子

正意

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

應前聚役工一段

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

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

六職判而為百役

應前聚役工等

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

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阪尹以就

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

間架

文勢

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

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
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

造語

文勢

應前

文勢

應前

文勢

趙而左

段

造語

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

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

人畫宮于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可之使無所德不

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

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

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

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

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

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

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此段反說

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詎聽聽於府庭而遺其

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

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造詰

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

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此段承得好結有精神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

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此段猶前附余大段小有分說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

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反覆說非我罪也

大難承後二段小有分說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益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

名

捕蛇者說

感慨譏諷體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癬腕瘦厲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

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
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
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
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
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
蹙蹙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
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藥往往而死者此段重刊形相藉也曩與吾
祖居者重刊形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

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

爾而吾以捕蛇獨存

微有

力

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

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
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

狀物之妙

日食其土之所有以盡吾齒益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

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于
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

柳子本意

三十一

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與韓愈書論史事

亦是攻擊辨詰體頗似退之諫臣論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方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

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

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

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

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

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

也則又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

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

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

生意

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也
又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

人生一意

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

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

是也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

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

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

范曇悖亂雖不為史其宗族亦誅馬遷觸天子喜怒班

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

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

難得倒

似韓文辨詳

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

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

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

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

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
真不可逃
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

致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
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決必不沉沒
者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
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
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
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
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
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

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
行前
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諉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
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應

送薛存義序

雖字少極有反覆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
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一篇
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庸
下

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
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
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
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
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
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
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
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

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歐陽文

朋黨論

在諫院進

議論出人意表大凡作文妙處須出意外

臣聞朋黨之說

平說

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

已大凡君子

與君子解上句

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

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

小人無朋解後句

惟君子則有之

解上卷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

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

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

臣謂小人無朋一編大意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

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

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

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

齊景公問晏子

樊子

有力

下得好說少

元八凱

下得好

十六人為一朋

應前

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

元凱君子之朋

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舉夔

稷契等二十二人

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

說多十二人為一朋

而舜皆用之天下亦文勢

大治書曰紂有臣

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

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

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

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

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

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

後方悔悟盡解

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此點字皆提起來如反諭話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

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

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

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

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

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具國之臣三

貳本承之則無折了下句頃有力

有力

此幾句說有力若無一句承得有力亦徒然附會之千鈞

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
以興者善人雖多而_尤_有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
者可以鑒矣

縱囚論

文最緊曲折辨論驚人險語精神聚處詞盡
意未盡此篇反覆有血脉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
立兩句桂發起
舉目庶得出士大夫
神
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

按得佳有力
此二段格精

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下兩尤字最精神先藏此句不問應在後

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而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具因及期而卒自歸

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

疑辭避問

下一段為太宗所

而為君子益恩德人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

篇本意

此二段說太宗骨髓出

警

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

是此一篇根本

緩緩說下方說上下相賊語

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

之是上賊

自上賊下下賊上三司類自前引來若直說便不好要下此語亦如孟子言楊墨比禽獸必先

說為義然君兼愛無父之類

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

夫知信義者哉不然

上既說太宗骨髓了下如無此段則文字單弱前入太宗事已說

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

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

六年了此又說六年字亦有未盡意是重臺格

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

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

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

欲說不可為常先立此句此司已藏常法貴司勝司

欽定四庫全書

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法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為君難論下

子由君術論正是此意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

下字不苟
明暗賢愚四字後易不得

此就字上生造

先說聖人所以引入堯舜三王事

前不說堯舜三王留在後結辭盡而意無窮

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

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

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

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

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

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嘆曰趙若以括

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

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

高主意先說兩段后入主意是文字委曲

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

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

規範一定

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

能以成功者

數意盡

翦是也

關銷此段承接好

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

宣字眼目

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

神生意

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

予又生意

以謂秦趙二

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

金生意

敗也大抵新進之士

警策

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

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解

警策

精神

解

則難入也

就上生意

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

趙括實事說

予畧考史記所書是

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快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有意在此結有力不知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

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本論上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蠶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說源流以佛說有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說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

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鄭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益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其害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

血脈相應

語新

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進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之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下得好爾其所以勝之之道

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爾夫郊天祀地
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
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
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
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
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
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
功不為也可不惜哉孔子歎為俑者不仁蓋嘆乎啓其

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
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
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返
數窮而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
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
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
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精神_{以大形小}之况其非聖人者乎夫
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

以古之人君惑之而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感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貴育之勇益軒之辨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綱目相應

本論下

讀之易使人委靡然而筆力皆藏在裏面了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
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缺句暫破而愈堅撲之未

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益亦未知

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

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缺句善醫者不攻

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

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

此說根源雖與力爭

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

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

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

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

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

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堯舜三代

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

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

頓說堯舜三代起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有

力

征役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

有力

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

說自古以來自有制牲

牢酒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不耕休力

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

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

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

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喪死之道皆因其

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

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
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
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誘其愚
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
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
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治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
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在其
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

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

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

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而為治

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_{相應}而出千有餘

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

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

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

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

節節相應

與前相應

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唱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而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欲使下一事故先此一句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

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

此應上可以結此篇意

以勝之之效也今八

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

首尾相應

以勝之也然則

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自然之勢也

春秋論

此一篇是反題格與韓文諫臣相類排斥之辭大抵要斥人湏多方說教他無逃處此前數段可見

殺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三十之

說不攻自破就中韓字悔字破言語

加之又輒赦之則自悔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

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

輒加之而唐前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

加之以盾此左右欄說了無處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

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

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殺君大惡也盾不

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

藝言

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

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

此一段則將幸免疑似說

左右翻

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

說無逃處就中果有果無字是
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

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

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

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

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

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

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謬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

壯有力

總結前四五頁

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
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

上四五段教他無遠處此古說正題

總結前四五頁

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

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
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
所謂借止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
以告之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
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此段二字的切_君而莫知藥之
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
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曷為盾復
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

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要細他十分服須是舉十分顯處令他無可措辭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益如此是可盡信乎

繳結極好移易不動與泰擔同

春秋論中

問句起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

名分情實是非善惡是細目

求情而責實別是非

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

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

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

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

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為公乎

作兩段說攝字

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和之臣常攝

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

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

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

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警本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

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

御目相應

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謬矣春秋辭有同異

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

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

血脉

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於後世乎其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

生意
結上意盡

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以名字
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
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
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
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所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
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後也難者又曰謂為
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
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詳晦不得稱

曰公死稱曰葬何從而知其假

書未有

有

力

泰誓論

鋪叙不因解說分明

書稱商始答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具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其近於人情耶由是言

段中闕健

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
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幾
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
年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
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
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抑揚仰仰王者起
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
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

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
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
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
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
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
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書之泰誓稱十紂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
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

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
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
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
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
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
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
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
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

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為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也

引謹辨論
結論分析

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繖結極好移易不動與春秋論結同

上范司諫書

大率平正有眼目筋骨須看前後貫穿錯綜

抑揚處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

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忽
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

區欲一賀者誠

是篇主意

自小說起抑揚

所以行文正有此語

細目亦猶說大處

主一事因該處

句

亦是鋪句

句

焉今世之官自九卿

自旁說來

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

主一事因該處

句

亦是鋪句

句

句

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

主一事因該處

句

亦是鋪句

句

句

句

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

主一事因該處

句

亦是鋪句

句

句

句

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

主一事因該處

句

亦是鋪句

句

句

句

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

主一事因該處

句

亦是鋪句

句

句

句

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

此一段最是筋骨節目教言深處

社

建精神鋪叙

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

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

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

行

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

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

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

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

意說出

之

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

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

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

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

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

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

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

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能也竊惑之

他入說大

恭宰相不如極妙

此宰相不如諫官愈大

此後意最高

此二章

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
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
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益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
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
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贊及阻裴延齡作相欲裂
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
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
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阻延齡論陸

贊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

類好

此種說破骨髓盡在於此

年適遇延齡陸贊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

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

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餘意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

不傷時有合蓄

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

有意味處

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

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

自此以下皆餘意鎖得盡

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
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
極有力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
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
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此篇文字象一箇階級自下說上一級進一級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

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

遇得佳有幹故

下字

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

自下接上

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

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

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

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

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

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

先抑

後揚

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

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

自上說下

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

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

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

造訪工

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

句佳

葉

警策

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
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
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
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下句好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
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于禮部得高第由是知
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
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
以自警焉

送王陶序

凡文字用易象多失之陳此篇使得疏通不
陳窒塞處能疏通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
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
指神體
剛柔之大用大體也至於八卦之變變錯二字引下來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

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益自此錯故間架去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姤而上

好看說剛柔體分析問段注

熟化曉通

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

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

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

也夫剛下字好
上說不好且說好處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

為卦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五為夬壯者壯也夬者決

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

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

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

關上意一篇意結在此二句上

轉換好不敢用則

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

也强者可訛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心必有戒焉故大壯之

彖辭外正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

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

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見剛有漸漸方得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

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

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

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

思前

若不說

司在此與前而都不可連

此篇自頭至盡結在此數句上簡而有力應前視其時

文法

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

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

使兩卦

事的高為初時事

說見親切

應入易

一句為主

初九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聖人之

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聖人之

應指見文字繫辭

處事的高為初時事說見親切

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

蓄字見不敢用剛意

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結最有力依前結歸初字



古文關鍵卷上